Date of Sermon : 2007 年六月 3 日

信仰之傳播與危機 (The Expansion and Crisis of Faith)

證道：陳佐人牧師

逐字稿：蔡孟芳姊妹

大家早，我這次是第三次回來台灣，我第一次是 2001 年回來，過機場的時候，官員問我，為什麼這麼久沒回來？我說我也不知道，可能因為沒有人請我講道。我很高興，二年前來過，今年再來，每一次都有「少小離家老大回」的感覺。我是在基隆出生，在 1969 年全家移民到香港（我要強調 1969 年，免得有人再說我只有 30 歲）。我是離開台灣很久，但一直都有一份的感情，特別今天來到你們當中更加有很深的感觸，因為我對新的教會特別有負擔。在我自己事奉主的生命中，75 年信主，1979 年進神學院從來沒有在講道中講這麼多自己的事。我有一個老祖母，一直在我這裏聚會了兩三年，後來跟我說，陳牧師，你知道嗎，我們教會很好，但有個問題，就是你從來沒有講過你得救的見證，每個牧師都要經常講他得救的見證。我說我是傳講上帝，不是傳講我自己，我跟我的會友說，我經常希望做到的是你們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和祂的話語之上，而不是單單建立在你們對我的好感或者某某人的見證上面。基督教整個基督徒的精神是信靠上帝，信仰上帝。我很少在講道中講到自己的見證和生平，但我想今天是有一點感觸。

我們是在六年前的三藩市灣區北加州地帶，我們一樣憑信心開辦了一個很小的教會。現在有六年的歷史，到現在還是只有幾十人，是一個很小的教會。但是我們是靠著神的恩典。而我自己從 79 年從讀神學事奉到現在，在香港，芝加哥和北加州三個地方，都是開放佈道，建立過教會，都是神的恩典。我自己覺得如果神呼召我們，神差派他的工人，神揀選弟兄姐妹和同工一同創辦教會，這是好的無比的事。很多人經常說難道沒有教會嗎？難道還要再開教會嗎？我說教會不是銀行，教會不是餐廳，我們不是開教會，不是開罐頭這樣開教會。但為什麼我們需要新的教會，這就是我們今天揀選經文的原因。

使徒行傳，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要直到地極做基督的見證。保羅每次去的城市都說，裏面有上帝所揀選的人。因此我們不斷地需要傳講，我們不斷地需要聖靈繼續引導我們，差派我們，從耶路撒冷到地極成為他的見證。因此我們正統信仰的教會，從來不說是開教會，甚至我們不是組成教會的，我們是領受教會的。上帝基督是教會的元首，上帝將教會賜給我們，所以新約聖經很清楚這二重的關係。新約聖經常說是神的教會在帖撒羅尼迦，在帖撒羅尼迦上

帝的教會。你們就是了，你們就是在新竹的上帝的教會。新竹有很多教會，台灣有教會，都是上帝的教會。上帝差派不同的弟兄姐妹，不同的工人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不斷地完成使徒行傳第一章第 18 節的大使命。所以從來沒有叫做福音是傳夠了，從來不可能。但是今天我們一打開使徒行傳，我們有很多的包袱。特別我揀選的這段經文。除了你們是新教會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上個主日是五旬節主日，跟著之後我們一直就是在所謂聖靈降臨之後的第一個主日，第二個主日。我們正統信仰的教會，但不包括天主教，我再講天主教是個錯誤的傳統，但他們還保留了一點基督教美好的元素在當中。好像我們絕大部份純正信仰的歸正教會，改革宗教會，我們都嚐試按教會的節期跟主日來講道。所以我們是在五旬節，也在聖靈降臨的季節當中。每次打開這些經文的時候，我們看見很多的極端。有很多的教會他們是固步自封的，他們好像有一教會招牌，教會的建築物，教會的設備，但他不是真的有教會的生命和精神。但另一方面，我來到台北，舉世最有名靈恩派教會的大本營，很多人覺得聖靈降臨這個就是我們要追求的，我們看見這二個極端都造成教會很大的困擾。

我自己家附近有一個教會，是一個靈恩派教會，他們很喜歡在週間將主日的講題貼在教會的門外，擺在教會招牌上面。我很喜歡看那些講題，因為我們是同行，可以彼此學習。他們那次是五旬節主日，講題是「It's not over yet」。事情還沒有過去，故事還沒結束，使命還沒完成。我覺這句話很好，對一些不冷不熱的老底嘉教會一個當頭棒喝，It's not over yet。特別我們在北美，你們在亞洲，是全球化的地區。一到了五旬節主日，差不多是五月了，之後真的是 over。開始有渡假潮，這會友這家去渡假，那一家去渡假，家庭開始渡假，教會進入暑期。更多學生畢業，回到自己的家，很多我們的學生會友，他們也不會在我們教會當中。所以對很多教會來說，五旬節之後就是 over，經常是九月再見，十月再見。但是教會不應該，教會是從來沒有放假的，教會要不斷地為主做工。

很多傳統的教會不注重聖靈的教導，他們真的以為我一信主，我一得救，is over，就過去了，我再也沒有什麼特別的需要，我甚至不需要怎樣好好地讀經，禱告，參加聚會跟追求。因我已經得救了，還有什麼要做的，就等著上天堂。但是另一方面，靈恩派極端追求這種錯誤聖靈的路線，導致很多不必要的困擾。所以每次打開使徒行傳，我們都不得不問，到底什麼叫做聖靈的降臨？什麼叫做聖靈的充滿？到底我們的使命是什麼？

我們打開使徒行傳的時候，我想用一個問題來開始，就是每次我們經過復活節之後，到五旬節，我和弟兄姐妹查考使徒行傳，今年已經是第四，第五次。但每次讀使徒行傳的時候，真的有一點納悶。因為你會覺得使徒行傳真的是很難解釋的一卷書，你們都知道它的內容。第一章在等待，第二章不是聖靈的降臨，它說是聖靈的澆灌，接著我們看見有教會的發展，教會的危機，就好像今天的主題一樣。第六章是選取，從來沒有用執事這個字。你們仔細看使徒行傳第二章，從來沒有用方言這個字，而使徒行傳第六章，從來沒有用執事這個字。但為什麼每次開會友大會選舉執事都要看使徒行傳第六章。我相信多一點看彼得前後書講在教會做執事，做監督的，服事的，應該要有什麼資格才好。整個使徒行傳方言這個字真的只出現過兩次，一次在使徒行傳第十章，哥尼流在信主的時候講方言。第二次在使徒行傳第十九章，所謂的以弗所這十二個門徒，他們就被按手領受聖靈之後講方言，就沒有了。所以，我要問，既然方言這個

字在使徒行傳只出現兩次，為什麼方言這二個字成為許多教會最主要追求的，到底為什麼我們今天屬靈追求的路線是這麼不成比例的，那麼樣地不是按照聖經的精神來進行。

第七章是司提反的殉道，接下去，教會受逼迫，但教會又不斷地擴展。到了使徒行傳第十五章，有所謂耶路撒冷的大會，要解決的是外邦人信主的問題。當中有很多我們覺得不太好的，家裏面的事。彼得不肯跟外邦人吃飯，保羅不高興，保羅當面抵擋彼得。我們中國人一定不會這樣寫使徒行傳。有時候你要感謝神，聖經是神的生命的啟示，透過使徒們，先知們寫成的。很多人問，為什麼耶穌不是中國人，為什麼聖經不更加地中國化。我說不能夠的。共產黨當道的時候新聞標準是七分光明三分黑暗，現在台灣報章的標準是三分光明七分黑暗，只講醜聞。但你不得不驚訝，聖經經常不是隱惡揚善，而是隱善揚惡的。保羅曾經跟一位很重要初期教會的佈道者巴拿巴分手，是因為馬可，巴拿巴要帶馬可，保羅不願意，他們就分道揚鑣。不管那是不是教會分裂，如果是中國人的話，一定不會寫在裏面。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大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但不是的。有時候你不得不問使徒行傳到底是一本怎樣的書。

到了第十七章，就是雅典，我有一次終於破斧沉舟地去到雅典，嚇死我了，我差一點沒有命出來，裏面又亂又髒。後來我坐計程車的時候問司機，真的沒有人來雅典了，大家都坐遊輪去了，去海島游泳，從來沒有你這個傻瓜竟然要去找一個叫雅勒巴古的地方。他說沒有人來這個地方，沒有人來看巴特隆的這些石頭。但我們最喜歡了，因為整本聖經裏面只記載了人類所有的思想當中的二個流派，以彼古羅和斯多亞。保羅在那裏跟他們辯道跟辯護。但是你可以看見聖經的作者，聖經的學者說，保羅佈道的滑鐵盧，保羅在哥林多佈道沒有果效，所以就產生這麼激動的哥林多前後書，特別是哥林多後書，保羅很激動。我覺得這種解經很危險。太多從工商管理角度，看看今年公司的業績，這季公司的業績好壞。如果好就會很興奮，如果不好就會很低潮。我對這種解釋很有保留。現在越來越多人發覺這一種帶有假設的解經令我們很錯誤地去明白聖經。

接著十七章之後，真的好像「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故事就一頁一頁地下去，而且是完全沒有高潮的。保羅一直要上訴到當時的台北，當時的紐約，是什麼城市，羅馬。保羅要上訴到那裏。結束的時候，最後那句我很喜歡，保羅就住在他自己所居住的房子，天天傳講，教導人卻沒有人禁止。我用這句話來勉勵傳道人，要自立更生，要自己租房子來傳道。這就是使徒行傳。小時候追武俠小說，如果看使徒行傳好像沒有高潮，就一直在等，等一個高潮出現。但整個使徒行傳好像是反高潮的。基督徒你可能會有一種問題，如果新約聖經就只有太、可、路、約這四本的福音書多麼好，若整本的聖經就停留在耶穌的升天多麼好。當然有些基督徒是很貪心的，他們不是講耶穌升天，他們說其實耶穌最好不要升天，就停留在耶穌的復活就夠了，耶穌復活之後就永遠與我們同在。今天我一信主，我就見到耶穌，就站在我旁邊，多麼好。耶穌最好不要升天，而最糟糕的是，耶穌不單要升天，跟著還有使徒行傳，真的是亂糟糟的一卷書，裏面充滿很多我們現在覺得的是不完美的地方。

所以，我真的不得不問，為什麼會有使徒行傳，或者我應該再問，為什麼聖經不停留在福音書，那多麼好。因此，信仰的延伸，信仰的發展，好像一定會帶來危機，好像我們人生當

中一樣，你看你的孩子就是了。我的二個男孩，一個十二歲，一個十五歲。我們做父母的都知道，孩子越小，就希望他長大，越大就越希望他變小，我們都巴不得他還是兩三歲，不過你要小心，那個叫虐待小孩，很不正常的。他是一個十五歲的成年人，你就要把他當做成年人來對他，已經不再是以前兩三歲了。我們都巴不得我們能返老還童，我們都在信仰裏面，我們追求一種純真。這種的純真是我們每一個人信主的那一刻你永遠記得的。他好像你第一次的愛，他好像你第一次的這種經歷，是很純的，很寶貴的。但是信仰就偏偏需要面對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的挑戰。就是聖靈永遠不是單單的降臨在我們身上，降臨之後一定有後果。這後果就是從耶路撒冷直到地極。我們要面對挑戰，面對危機。我們要不斷地在世上完成上帝的旨意。

因此，我們可以說整個使徒行傳真的好像整本的聖經一樣，他有一個特點，就是說聖經裏面大部份的舊約故事和使徒行傳的故事都有一個特點，就是他是以人為中心的。我知道這句話是很不好的，我們知道歸正教會是以神為中心，怎麼可以說是聖經是以人為中心的。我這次來台北會開一個課程，有一些人說是覺得是不太有實用價值的課程。要講到一些很古老的基督徒，就是所謂的清教徒。他們所寫的文學，好像失樂園，天路歷程，很多這些我們稱為靈修的書籍，屬靈的書籍，他們之所以能感動我們，因為他講到我們基督徒我們在世為人，我們屬靈的增長。我們有很多很重要的文學家，當他們很仔細看聖經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都講出這句話，包括路易士，英國很偉大的基督徒。當他們說聖經是以人為中心的時候，他不是說他的聖經的信仰是以人為中心，而是聖經的故事是以人為中心。他要表達的就是使徒行傳第一章第八節的精神。

是聖靈，上帝，基督，救恩，都是好的無比的。都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但是聖經和整個基督教最寶貴的是什麼，就是這一位高高在天的，而且剛才唱的第一首的詩歌，裏面有一句，就是從提摩太後書所引用出來的。約翰講到上帝是光，在提摩太後書講到上帝是光，但上帝卻住在人不可見的光中。你可看見上帝是完全超越的，祂是住在一個我們不可接近的純粹的光裏面。但是這個就是基督教嗎？不是。真正真實的信仰不是單單在天，基督要道成肉身，聖靈要從天而降。我在結論的時候要很強調，只有一次的聖誕節，也只有一次的聖靈降臨節。基督他不會再生，正如聖靈不會再降臨。基督生了之後，他就會充充滿滿的有恩典，有真理，聖靈已經降臨了，我們已經得著聖靈了，我們都被聖靈所掌管，我們都被聖靈所充滿。因此今天我們不是再求基督再降生一次，也不需求聖靈再降臨一次。我們都已經有聖靈，如果不是，我們怎麼可能生命會改變，我們怎麼可能呼喊阿爸父。

因此，我們這般人都已經是五旬節的基督徒，真正的基督教是一個 Pentecost Christianity。五旬節絕對不應該，不能夠只是留給基督教裏面某一個派別的基督徒，他是屬於我們所有人的。正如福音是屬於我們所有的人，正如歸正就是不斷地求神，讓我們好像開車一樣，不斷地糾正我們的方向，免得我們的汽車會偏左，偏右。這一個要求真理的信仰，是屬於每一個人的，他不是屬於歸正宗，改革宗，長老會的。因此，今天我們每一個都是五旬節後的基督徒，我們都是要見證這個偉大的信仰。但是有些老牧師，你們一定聽過，他說使徒行傳，不應叫做使徒行傳。因為真正行的不單是使徒，乃是聖靈，使徒行傳叫做聖靈行傳。但是你仔細來看，這個聖靈行傳如果是真的聖靈的話，單單是聖靈的工作的話，那就是我剛剛的那個非份之想了，聖

經最好就停留在約翰福音，就不再有任何的故事，因為聖靈就直接地去傳福音。但這不是神的心意，這不是神救恩的計畫。神造人，神救人，神看人。甚至神道成肉身，神成為人。我們真的是神眼中的瞳人，神對我們真的是萬千鍾愛在我們一身。人是何等的尊貴。

因此，使徒行傳之所以特別的地方，這些老牧者，我都是在他們的腳下學過道，學他們的風骨。但是，我要講最奇妙的，我要讚美神的是，使徒行傳不只是聖靈行傳，它是使徒的行傳，The Acts of apostles, The Acts of men and women，敬畏神的男男女女，就是我們這般人，我們就在末世成為上帝的見證直到地極。聖經真的有時候是揚惡隱善的，從亞伯拉罕真到摩西，直到大衛。這個大衛是那麼該死的，為什麼我們這麼喜歡詩篇二十三篇。每次讀到詩篇二十三篇，請你想到的不是那浪漫的牧羊人大衛，而是想到很壞蛋的大衛，那才差不多。聖經所謂的每一個人，列祖，先知，每一個人的瑕疵都暴露無遺的。到了使徒行傳，這一般的使徒就是了。他們有多麼多的軟弱。

我記得有一次在柏克萊，下午的崇拜專門給一些學生，這些學生都是夜貓子，早晨才睡覺，很晚才起來。我們是下午才崇拜，我也是講使徒行傳，講到第四章，講到亞拿尼亞和撒非喇，欺哄聖靈。有二個學生遲到，他們一進來聽我講到這二個人欺哄聖靈，彼得責備他們，結果他們就仆倒在地死了。我只是講完讀完這段經文，他們剛剛坐下來，他們就馬上站起來走出去。他們嚇死了，他們說如果我在這裏奉獻，不小心少丟了一個銅板，會不會就仆倒在地就死了，馬上走了。你看使徒行傳裏面，有很多經文是令我們很困擾的。我們不得不問為什麼會有使徒行傳，但這就是使徒行傳表徵了整個基督教最後完整的精神。

是神造人，神救人，神要用人，神要用我。我們這般人雖然是軟弱的，我們是不足的，但神的恩典卻在我們身上來使用我。而神怎麼會使用我們，這個信仰的延伸和信仰的危機，主要的，特別今天我從三個方面來總結起來。第一，就是在我們的歷史當中我們要完成上帝的使命。第二，我們在聖靈中去完成神的託付。第三，我們是在文化的精神中，我們去進一步地見證基督。在歷史中，在聖靈中，在文化的精神中，特別是第三點是相當有趣的。

我自己傳道已經 25 年，我從來沒想過使徒行傳對於非基督徒，對於文化，對於社會有什麼意義。但是使徒行傳卻是記載了第十七章，在聖經當中最有外邦意義的。保羅在當時最高的城市，最大的學府當中為神做見證。我相信使徒行傳不單單寫給教會的，聖經是寫給全人類的書。所以聖靈的降臨一定有它文化的意義。首先是在歷史當中，在這裏真的要為這些門徒申冤，有時候我們真覺得這些門徒都不成器，但你要小心你的偏見，很多人都覺得新約最糟糕的是哥林多教會，有沒有試過想一想可能不是，有人真的再仔細地查考，真的覺得哥林多教會可能不是很糟糕的。因為人講話的時候真的是語帶相關的，我說你最愛的孩子，你就偏偏責備他。你罵的最多的學生，就是你最看得起的學生。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我們愈來愈覺得不能假設這些門徒都是飯桶，我們覺得這些門徒都是沒有用的，跟了基督三年，最後都賣主，不認主，他們都信心軟弱。後來經過聖靈的降臨，他們就脫胎換骨，我覺得這種講法比較像武俠小說，不太像聖經的記載。但他們的確是脫胎換骨的，起碼有些細節你要注意了，例如每次聖靈特別同在的時候，約翰福音裏面都特別加上這句，他們就想起主的話，他們就記起主的話。

所以，我們歸正教會永遠是將二件事擺在一起的，就是聖靈與聖道。聖靈從來不會在聖經之外的範圍來工作，而且聖靈每次工作都透過聖經神的道來工作。第二，神的道每次發揮作用，都是聖靈的作用。因此你讀經或者弟兄姐妹用帶有聖經原則的話勸誡你的時候，你心裏面有感動，心裏有提醒，這就是聖靈和聖經同時在你心裏面做工，所以不可能他們只在使徒行傳第二章，他們在那裏脫胎換骨。基督在死後復活，向門徒顯現的時候，說你們受聖靈，意思是向他們吹氣。我們經常看見一個主要的原則，表明了基督賜下聖靈，如同使徒行傳第二章，聖靈從天而降，是二件重覆同樣的事情。要表明聖靈的工作不在聖子之外，聖子的工作也不在聖靈之外。那裏有一個的先後次序。基督顯現時多馬又不在，多馬都說不算數，再來一次。多馬好像我們中國的基督徒好兇的，經常要基督幫你做事的，而不是你要順服基督的。而基督在他們當中，基督是先說話才向他們吹氣，還是先吹氣才向他們說話？記不記得那段經文，基督在他們當中，說願你們平安。基督說願你們平安，你們要受聖靈，才向他們吹氣。

我們一位很尊重的改革宗的歷史人物，Abraham Kuyper (1837-1920)，Kuyper 博士，他帶動了一個很大的荷蘭教會的分裂，因為當時的教會信仰已經有偏差，他們就產生了一個出埃及。後來他一直從政，成為荷蘭的首相。他自己生平寫過一本最大的書，就是聖靈論。他在當中從舊約到新約，不斷仔細地分析，歸納這些經文，歸納出一個原理，就是上帝在舊約，到基督在新約，他們永遠是先講話，後賜下聖靈，先知如是，或者更早的士師如是；先知如是，跟著一直到很多舊約人物看到神的顯現，都是如是，都是神先講話，跟著才吹氣。表明聖靈與聖道是不可分的。

一個真正追求聖靈的教會或基督徒，一定是本於聖經去追求的，所以不要將門徒看做是武俠小說。第二章聖靈的澆灌，固然是重要，但他們竟然可以在這種慌張的情況裏，聽基督所說，你們不可離開耶路撒冷，你們要在馬可樓的樓上等待，他們心裏面難道沒有聖靈嗎？他們一定是已經完全被聖靈掌管。他們在這種恐懼，懼怕當中所說的話，他們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我們以前解經都是認為這般門徒簡直是狂熱的政治份子，整天就談政治，基督要升天了，他們還在問什麼時候有革命，革命就在這時候嗎？我覺得很無辜。多馬是不是沒有信心，甚至有人認為多馬甚至是沒有信主的。我覺得不可能。以馬忤斯路上那二個門徒是否完全冷淡退後，完成沒有信心。我們仔細來看，不是的。這些人都在一個信心軟弱的過程當中。他們不是我們所說的沒有信心，神的工作經常是綿綿不斷，而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高潮疊起的這種人生觀。

因此，使徒他們是已經是順服在基督的話和聖靈裏面，他們所表達的這句話可圈可點，我相信當中流露的就是聖經經常以人所描寫的，我們不叫故事，叫 narrative，我們叫記事文，就是將人的心情，特別是人的憂心，喜怒哀樂流露出來。我相信你一定不喜歡看任何的文學，整個人好像是機械人。有時候，這個主角很憂愁的時候，只是幾句話形容他怎樣拿起這個杯，他怎樣慢慢喝這杯水，嘆一口氣，是完全沒劇情的，但是你會很喜歡，你說他描寫的真的很生動，因為他將那個人活生生的描寫出來。聖經是最偉大的文學，最偉大的神學，最偉大的哲學。因為他將我們人類所能夠表達的原理，全部表露出來。因此在這裏我認為沒錯，門徒可能信心軟弱，可能他們政治狂熱，又回到彼得一樣。當時他們要基督來做王，這是人之常情，他們的

憂慮，就像我們的憂慮一樣。我們巴不得沒有使徒行傳，巴不得甚至基督沒有升天，基督復活了就永遠跟我們在一起，信仰永遠是純正的，教會裏面永遠沒有紛爭，我們一信主，就好像上了天堂一樣，人世間全部沒有痛苦，一切都是天堂好不好，這叫做作夢，這叫做沒有面對現實。並且這表明了，我們沒有領受恩典，產生一種能力出來。

因此很明顯的，信仰一定要在我們的生活中延伸出去，這個生活就是歷史。因此使徒行傳所記載的不是單單只是一些事件，他要表明的是上帝的靈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產生出一種龐大的能力。我們會有一種知其不可為之而為之的精神。這種精神，特別在屬靈的工作上表現出來。沒有比傳福音更難，沒有比在台灣傳福音更難，或者沒有比在新竹傳福音更難，一定很難的。但人的心怎樣轉變，你是怎樣轉變，你當初是怎樣信主的，這就是聖靈的工作。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的時候，我們就在這艱苦的人生生活歷史當中一步一步向前走。而且最奇妙的，聖經不是描寫一個不存在的烏托邦，聖經真的是將教會的軟弱，甚至教會的戰敗來寫出來。

在西雅圖開車二小時是溫哥華，那裏有一個相當有名的神學院，它不是歸正改革宗的。但裏面有一位主要的教授是相當有名的，歸正改革宗的學者，巴刻博士。他有一本書叫「認識神」，我以前也不明白，有人說這本書很深，要好好的看。我一個小時就看完，我說沒有什麼很深，很淺。我這次好好地讀清教徒文學，可能以前講的話太大了，這本書真的要好好的看。他所寫的是一種很深的屬靈經歷，很深的一種靈命的追求。而巴刻博士就是很受清教徒的影響，他一直希望將他的教學和屬靈的操練結合在一起。我相信這就是中華教會，華人教會要走的路線。我們絕對不應該講一些不食人間煙火飄渺的東西。但我們也不應該走到市場當中，只是以人的需要為對象。

我昨天跟敦文弟兄分享，在北美特別受中國大陸發展的影響，特別是 79 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89 年天安門事件，就是這個主日。很多教會，特別是香港的教會，是記念六四的。我們每年的六四，都會有一篇的禱文印在我們常刊後面。我從香港來的，我 69 年到香港，89 年去了美國。香港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我有一次對著三百、四百位弟兄姐妹，當中有大部分是香港人，大家跟我說「香港是一個沒有文化的地方」，講完大家都笑了。這是香港人的可愛，我們是在殖民地米字旗之下長大的，沒有文化，沒有根，不懂中文，不懂英文，但結果香港人產生出來是一個很漠世的心態，龍應台寫的。逼到他們沒辦法，走上街，香港人上街是他們完全沒有選擇，而且沒有一塊地是屬於他的，他們以前是屬於英國人，現在是屬於共產黨。他們上街，上完街一到七點，全部不見，而且最好的是街上沒有垃圾，英國人留下來的傳統。為什麼七點鐘不見呢？因為今天是禮拜天，明天是禮拜一要上班，所以抗爭之後還要好好地去工作，保持一種英國人勤勞工作的精神，香港就是這樣子。所以，現在香港還是全世界記念六四最大的聚會。

我身為一個生於台灣，長於香港的人，我說但願六四的獨光永存不滅。因為有良知的中國人，有良知的中國基督徒，我們一定要繼續為台灣禱告，為中國禱告，為東南亞的弟兄姐妹禱告。其實，我不是因為六四發生過慘劇，單單是這樣子。你若知道一些在馬來西亞的華僑，認識一些在印尼的華僑，他們的家屬經過被趕，被殺的經歷，與中共統治之下可以說是差不多的。

我們不需要在受苦上來一個競標賽，看誰受苦最多。基督徒不是以受苦為中心，我們是以享受上帝為中心。這也是改革宗很美麗的教義。小要理問答人生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榮耀神和享受神。所以你若是來自其他宗派的，請參加這個教會，我們真的是注重人生的享受，享受上帝的恩典。但是就是這樣子你可以看見，整二、三十年驚天動地的變動，從北京，到台北，深深的影響全世界。而今天呢？79年改革開放，89年天安門之後，我們明顯的看見，中國的留學生，中國大陸的留學生去北美，已經沒有急速地在增長。這個情況很容易了解。很早之前，台灣已經不太多的留學生去美國。最早的那一批去了之後，50年代，60年代，就在北美創辦了許多的教會，都是現在北美教會主要的長老。他們當年留在美國，一方面安家樂業，一方面事奉上帝。我為很多的這些信徒，感謝神。雖然他們在神學和事奉上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但是仍為他們忠心的事奉感謝神。但今天已經不再如此了。香港也愈來愈少人去留學。

我有一次在費城遇到一位執事，講完道，我說我從來都沒有去過賓州大學，我上飛機之前你帶我去。他帶我去，很年輕的一位弟兄，我一直以為他是中國大陸來的，因為費城有一個很有名的藥廠，嬌生公司。他在藥廠工作，我以為他是中國大陸來的，他說他是台灣來的。他說讀博士班全班只有我一個台灣學生，做博士後，整個組裏只有我一個台灣學生，現在在公司整個組裏只有我一個台灣人。我說你真的是稀有動物，他說是，我那時候可以來美國讀博士，真的是很少，很少。

所以，你可以看見，亞洲因經濟瘋狂地蓬勃增長，到處都是快錢和熱錢，哪有人還要這麼傻，還要千辛萬苦，破斧沉舟，遠渡重洋去讀一個從來不能賺大錢的博士。所以我說台灣人，香港人很聰明，不只是改革開放後，很多國內的情況，結果一大群的學生來了。但現在呢？現在中國大陸被形容為遍地黃金，但我想是遍地地雷，中國的股票市場，我想應該叫做中國的賭場。中國其實有很多東西其實不是公司，是賭場，是賭博。現在從中國大陸到北美留學的仍然有，到東西海岸的學生還是湧來，但在一些中西部的地帶，以及南部的地帶，已經不再像以前那樣的人丁興旺，迎新會也不見得會坐的滿堂紅。這表明了全球的互動，是個很明顯的趨勢。

我很希望台灣的弟兄姐妹，你們 Never give up，不要放棄。我是在1980年初在華福中心事奉，我那時候跟台灣很多的牧者聯繫，你們有很多的運動都是香港的華福中心在背後支持你們的。你們的福音遍傳運動，有夏忠堅牧師，很多的牧長所帶領的全島的福音的建堂計畫。教會調查，教會普查，教會的策略，我們都在香港的辦事處，以我們的人力支援，支持。當時大家都知道佛教愈來愈鼎盛，有幾年我們得到的統計數字是，台灣基督徒的人數是反增長的。意思就是說，不但增不上人口增長，生的也不夠他們多，台灣的基督徒不但不增，還在減少，得出負的百分比。當時很多的台灣牧長，同工們都說糟糕了，我們真的是履戰履敗。結果怎麼辦，我們禱告，我們看見很多的同工，他們 Never give up，他們不放棄，後來從履戰履敗變成履敗履戰。

用四個字來形容使徒行傳，他們真的是履敗履戰。而聖經跟當時的文學，很多這種很精彩的比較，不過這些不是一般平信徒他們喜歡聽的解經講道，但這是聖經要表達精神，很像使徒行傳同時期的羅馬帝國，他們有很多殉道式的文學，和很多英雄式的故事，都是很壯烈的。

最好的就是小時候所看的賓漢，就是講到那些基督徒在鬥獸場，他們為主殉道。但是你看使徒行傳，你從來沒有看過，到現在，天主教的二個殉道士，一個就是聖彼得，聖彼得大教堂，在梵諦岡；另一個是聖保羅。聖彼得被倒釘十字架，保羅是被砍頭的。但這二個殉道的故事，從來沒有記載在聖經當中，因為上帝沒有太大興趣寫金庸的武俠小說，上帝絕對不願意聖經變成你們報紙的副刊，經常有這種聳人聽聞，煽情煽動。我真的不得不感嘆我們正統教會真的在感情上是比較冷一點的，靈恩派是比較熱一點，但是基督教真的在他的特性當中他不是一個煽情的信仰。

很可能我們永遠沒有在人數上能夠跟佛教來比較，跟民間宗教來比較，跟最頭痛的伊斯蘭教來比較。但基督教所產生的就是一種精華，不是精英，是精華。這些精華是當年50年代，60年代，這麼多的台灣留學生去留學的地方，從英國的劍橋，牛津，到美國的哈佛，耶魯，普林斯頓，還有這麼多著名的大學，絕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創辦的。基督徒就好像彌爾頓一樣，眼睛都瞎了，一生只寫過三、四本的詩本，但是流芳百世。或許有人聽過，英國人他們願意用整個英國來換一個莎士比亞，但其實很多英國人說，他們是願意用整個英國來換一個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他們情願要他，因為他遠遠偉大過莎士比亞的戲曲。詩是文學之皇，詩是文學的寶座，能夠用詩來講的時候，遠遠勝過戲曲，或者武俠小說。

你看見真的基督徒的精神，我們真的是履敗履戰，我們從不放棄。巴刻博士說清教徒差不多就是這樣子，他們不單單只是輸，而且是全輸。英國的聖公會到現在還是不冷不熱，又不是完全地隔絕天主教，但又是接近基督教。清教徒那時氣死了，他們真的不能容忍這種半湯半水，半湯半飯的的東西。清教徒來到美國，坐五月花來，美國是清教徒創辦的。但真的嗎？美國的道德，美國整個的立國精神，經過兩百年的世俗化，真的有很多人說已經蕩然無存。雖然美國還有70%的人口是上教堂的基督徒，但到底這個國家還保留了多少基督教的精神，道德跟價值。還有多少呢？

所以你不得不問是否清教徒是否蕩然無存。現在這個世界全部是商業化，世俗化，物質化的世界，哪裏還會有人會想到這種修道院式的基督教的追求，沒有人的，但這個就是清教徒偉大的地方。他們好像百合花一樣，他也好像我跟你一樣，我們可能在一個城市居住，我們安家樂業，養大我們的孩子，我們好好的做好我們的工作，可能一生都在這個機構當中，服事一個教會，愛我們的朋友，鄰居。結果，我們就好像清教徒一樣，他們有三個口號，他們說，他們要好好的活，Live well，不是說什麼都是有電器，他們說，要為主而活，人生要有意義。第二，Serve well，要好好的事奉，他們要將人生用在有價值的事情上面。最後最難的，Die well，要好好的死，這個死不是在一個很安常的地方。但他們用一個標準，死的時候，沒有內疚。就好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人。有沒有可能活到一個問心無愧的心境，你看清教徒跟我們一樣，是在困難的當中，好像使徒行傳一樣。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們排除萬難。好像孫中山先生一樣，知其不可為之而為之。

因此，整個聖靈的降臨是一個歷史的方案。而當中提出四個地方的民族，耶路撒冷是個城市，猶太全地是一個地區，是個省，撒瑪利亞是另外一個地帶和城市，直到地極是個遠象。我

是在 1970 年代在香港讀中學的，這時候還有很多的老牧者在香港建立教會，我們很熟悉的當時所謂的講道家。這時候我只是一個十幾二十歲的少年人，我很記得滕近輝牧師，差不多三十多年前他已經告訴我，這裏有 2 個寶貴的屬靈教導。第一，這四個地方是同步而進的，聖經從來沒有告訴我們，我們要傳遍耶路撒冷，才到猶太全地，才到撒瑪利亞，聖經從來沒有。而且使徒行傳是很快速的前進的，他們在耶路撒冷，不要說傳遍了，根本連腳都沒有站穩，就被擊打，就被分散了。所以經常是神做主動，人是被動。第二，這四個地名有相當不平衡的分配，耶路撒冷是個點，猶太全地是個面。如果用我們的理性的理解，應是從耶路撒冷到撒瑪利亞，從城到城，跟著才組成一個片面，一個地面，就是猶太全地，跟著才到地極。結果這些老牧者，還有很多以前這些很敬虔的人，都在這些注釋說中告訴我們，這裏所理解的不單是地理上的關係，就好像聖經一樣，聖經不單單只是字面，字句的意思。聖經背後要表明的是一種崇高的信仰，最後是在文化當中的精神。所以從耶路撒冷到猶太全地，就是表明了福音的突破，福音要從一個點到面。也就是說，我們固然在我們的教會當中事奉神，但我們永遠要有一個普世的心態，我們要關心我們所居住的地區，我們的國家，甚至全世界福音的需要。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來北美的弟兄姐妹，他們愈來愈對東南亞不聞不問。我做為一個牧師我很擔憂，而且我真的發覺愈不關心中國福音事工的，有時候反而是一些從中國大陸來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在北美傳道的時候挑戰他們，好像有些人問我，陳佐人你是什麼人，我說我不知道，生在基隆，長在香港，然後在美國，沒有一句話講的標準的，國語，廣東話，英文全部弄在一起，沒有一句話講的清楚，裏外都好像不是人一樣。但神給我一個從小，你們記得嗎，整天做那青天白日旗勞作，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怎麼都是青天白日旗，畫的都是，木頭刻的都是，唱的是梅花，我小的時候就是這樣子了。到香港，我就從來不覺得我是香港人，人家問我，我總是說中國人，台灣人。結果我的國語在國語課裏都是 A 的，但這種文化的體驗，從來沒有忘記。

但是，在香港的時候，我愈來愈覺得西方文化很偉大，特別是受過基督教影響的西方文化是很偉大的。我愈來愈嚮往這種西方文化裏面的基督教傳統。現在在美國傳道工作，我沒有忘記，我不斷地跟我們的弟兄姐妹說，不論我們教會多麼小，或者多麼大，我們教會不單單是為三藩市創辦的，甚至我可以說不是為三藩市灣區而創辦的。我們教會是為中國遠方福音需要而創辦的。我們在那裏，雖然我們是公民可以定居在那裏，但永遠我們的心，我們的錢，我們的禱告是回到東南亞的。我們不可能忘記台北，我們不可能忘記北京，我們知道我們身為中國人，生在 2007 年，我們在福音上面只有一個目標，這個目標就是為中國大陸的福音遍傳，為我們台灣福音的反攻，永遠禱告，Never give up，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感動要講阿門。這是我們的負擔。

所以我跟我們的弟兄姐妹說，不管我們的教會怎麼樣，We are not for ourselves，有時候有聖餐的時候都是講這句話，基督是為我們，是為別人，獻上自己，for others，教會就是有這個使命。所以今天教會要從耶路撒冷到猶太全地，就是要有這個突破的心態，我們不能夠固步自封。我有些話很想講，但這裏是個崇拜，我想我特別願意講，上課來很多人，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所以我就有一點藉心。但是每次回到台灣就是有一種很深的感受，一種的鄉愁，一種的鄉土情，一種的鎖國心態，將我們很多的弟兄姐妹就綁死在這裏，這個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不可

以的。我們是天國的子民，我們雖然生活在這個寶島，我們有很美麗的生活。但上帝給我們的使命是直到地極，所以一方面我們固然要關注我們本地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一定要放眼世界，因為不管台灣前面的政局是如何的困難，不管你個人自己的家庭的計畫是多麼地困難，我們一定要看見那個大的圖畫，上帝永遠不只是單單的救我們的靈魂，叫我們在一個地方苟且的渡過一生。我們的一生是有聖靈降臨在我們身上，我們是寶貴的，我們是尊貴的，我們是有使命的，We just can't let our live run away。因此整個基督徒是帶有使命感的。

我回去香港，我的很多的同工，都有這種的感受，有一種無助感。我經常感受到很多的年輕人，他們不是悲觀，他們不是 pessimistic，但是他們有一種感受是很被動，passive，就是說他們很想做一些事情，他們做不到。聖靈降臨產生的是一種能力，這種能力不單單只是自己的志氣，自己的推動力，自己的上進心，這是一種屬靈的動力，從此知道我們的人生不單單只是為我們的理想，事業和家庭而奮鬥的。當我走在神的旨意當中的時候，神的聖靈會給我力量，祂會引導我們，不管我們家庭，事業，教會和福音的工作，我們可以彼此以的配合，以致我們在有限的人生完成上帝的使命。弟兄姐妹，不要灰心，不要放棄，上帝在我們身上有祂偉大的旨意。因此我們要去到的是撒瑪利亞，很明顯的，這不單單只是地面上的突破，是我們在文化上的突破，我們去愛一些我們不應該愛的人。中國人一直是四分五裂，中國大陸來的，台灣來的，香港來的，都是不同，我們是不同的，我們是中國人，但我們是不同的中國人，請你面對現實，是有所謂不同的中國人的。所以我們怎麼樣彼此相愛呢？在北美我們很努力做到的是讓中台港的弟兄姐妹學習彼此相愛，今天台灣的弟兄姐妹也一樣，你們一定有你們的挑戰，誰是我們的撒瑪利亞.... （因錄音設備記憶體不足，餘下未錄得，在此致歉。）